



黑龍劍

下

卧龙生 / 著



黑 龙 剑

(下)

(台湾)卧龙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黑龙剑(上、下) HEI LONG JIAN [台湾]卧龙生

责任编辑:卓力 沈然 封面设计:章桂生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2 开本 18.8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390000 字

辽宁锦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0 册 定价:14.60 元

第十三章 中圈套贵人相救

这是一片极开阔的一块平地，四周长着茂密的树林。

平地的中央，正有许多黑衣大汉在围着两个姑娘。

陶冠雄见这两个姑娘，极像胡玉菁和千姑娘。

只见，她们俩在众大汉的围攻下，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胡玉菁和千姑娘两人的情况甚是危殆。

陶冠雄暴喝一声，腾身冲进众大汉中。

众大汉一见陶冠雄冲来，连忙分出四名大汉前来阻截。

一名大汉用刀指着陶冠雄，道：“那来的臭小子，胆敢管大爷的事情。”

陶冠雄冷笑一声，也不答话，挥剑便直冲过去。

众大汉见状，“咦”了一声，道：“这个小子竟找……”

“死”字还没出口，突然一道寒芒闪过。

众大汉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便一齐被劈成了一两半，一命呜呼哀哉了。

陶冠雄一展身形，如猛虎下山一般，直冲过来。

“啊……”不断有惨叫声传来。

陶冠雄不敢怠慢，急速地冲到千姑娘的面前。

他一把拉住她，道：“快跟我走。”

谁知姑娘却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

陶冠雄一边对付着不断涌来的大汉，一边着急地叫道：“你们快……”

突然，千姑娘猛然对陶冠雄打出一掌。

陶冠雄一晃身形，向一边疾疾闪去。

但是已经迟了。

陶冠雄只觉心中一窒，双腿一麻，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

陶冠雄此刻知道自己着了对方的道，已中了剧毒。

陶冠雄强忍伤痛，手指着胡玉菁，道：“你……你……”

胡玉菁慢慢转过脸来，取下脸上的面具，狂笑道：“陶冠雄，你看我是谁？”

陶冠雄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所惊呆，一脸的阿达相。

半晌，他迟疑地道：“你不是顾二嫂吗？”

“不错。”顾二嫂点了点头。

陶冠雄忍不住一阵咳嗽，说道：“没想到，你也是‘天狼教’的人。”

顾二嫂十分得意地道：“告诉你吧！老娘我便是‘追命罗刹’顾月明。”

“啊！”陶冠雄大吃一惊，禁不住叫出声来。

顾月明一脸得意，道：“陶冠雄，你中了我的‘追命毒掌’，已活不过一个时辰了。”

说完，她得意地笑了。

陶冠雄闻言，顿时感到体内一阵燥热，胸口如万蚁啮心一般，奇痒无比。

陶冠雄顿觉眼前的人影，开始模糊了起来。

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已身受剧毒，命在旦夕。

顾月明阴险地笑道：“陶冠雄，老娘送你上路吧！”

说罢，挥掌向陶冠雄拍来。

陶冠雄连忙举剑招架，但是却力不从心，“黑龙剑”坠落于地。

“噗通”一声，栽倒于地，顿时不省人事。

顾月明和智远、蓝彤等人“哈哈”大笑不已。

这时，从树丛里走出一个人来。

他拍着手笑道：“‘追命罗刹’果然厉害，金某佩服已极。”

原来，来的正是“猛虎坛”坛主金锬。”

——死的，却是假的金锬。

顾月明笑道：“金坛主过誉了，要是没有金坛主的妙计，我怎能对付得了他呢！”

说完，他一指倒在地上的陶冠雄。

智远气哼哼地道：“金坛主，留着这个小子也没有什么用处，依我看还不如宰了他。”

金锬止住智远道：“这个小子是教主点名要的，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能吃罪得起。”

智远一听，顿时不吭声了。

金锬上前正要捉拿陶冠雄——

蓦地，一道白光倏闪而至。

金锬只觉眼前人影一晃，面前已多出二个人。

来人猛地扶起地上的陶冠雄，转身便要走。

金锬岂能让到嘴的肉白白地放掉，连忙发出一掌，猛地打向来人的后心。

来人猛地转过身来，双目精光四射地喝道：“金锬，你未免太狠毒了吧！”

说着，他“呼”地挥掌迎去。

“啪”的一声激响，金锬被震退数步。

金锬强压住气息，吃惊地道：“金刚神掌，你……你是……”

蓝彤吃惊地道：“原来……是你！”

——来人正是“酒兄”。

“酒兄”星目如电地射向众人，道：“正是在下。”

金锬吃惊地问道：“你是‘金刚岛’的人？”

“酒兄”又点点头。

智远手执月牙铲，不服气地嚷道：“‘金刚岛’的人，又怎么样呢！”

“酒兄”脸色一变，双眼精光暴射，语音低沉地道：“是谁在放屁啊！”

智远一听，勃然大怒，道：“是我，又怎么样！”

话刚出口，他猛觉自己骂了自己。

于是，他挥起月牙铲，嚷道：“你敢辱骂贫僧，我要送你上西天去。”

“酒兄”冷冷一笑，不急不忙地扬起酒葫芦，一仰脖子，“咕咚、咕咚”连灌了几口。

智远见对方如此轻蔑自己，顿时腾身扑了过去

“酒兄”猛地一张嘴，一道白光从口中疾射而去。

智远再也没有料到对方以酒作为暗器，连忙闪身躲过。

“酒兄”冷冷道：“你可以躺下了。”

智远再也躲不过去了，一道白光直射智远的后心。

智远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就翻身倒地，瞪着眼睛绝望地死去了。

金钺等人望着倒地的智远，几个人都不禁骇然地向后倒退了几步。

“酒兄”望了众人一眼，腾身而去，转眼间就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了。

※ ※ ※

当陶冠雄再度苏醒过来时，首先是闻到一缕缕淡淡的幽香。

他睁开眼睛，“酒兄”的脸，立刻呈现在眼前。

陶冠雄困惑地道：“这是那里？”

“酒兄”笑道：“陶公子，这是‘金刚岛’。”

“什么！”陶冠雄吃惊地道：“‘金刚岛’”

“嗯，正是。”“酒兄”点了点头。

“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你中了顾月明的‘追命毒掌’后，我就把你救到了这里。”

陶冠雄沉吟了片刻，只隐隐约约地想起了自己受伤前的情况。

可是，他对受伤后的一切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酒兄”笑着道：“陶公子，你体内的剧毒大部分已排出体外了。”

“真的？”陶冠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连忙试了试体内的真气。

陶冠雄这一试，心中的震惊更是非同小可。

原来自己的伤势竟然完全恢复了，甚至功力比以前更高。

陶冠雄“呼”地跳下床，就要动身。

“酒兄”连忙拦住陶冠雄，道：“陶公子，莫急，莫急。”

陶冠雄急道：“我一定荡平‘天狼教’。”

“酒兄”笑咪咪地道：“陶公子，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啊！再说，你走了，我对师父如何交待啊！”

陶冠雄闻言，脸顿时有点红了，不好意思地搔搔头，道：“对不起，我倒忘了。”

“酒兄”道：“没关系，没关系。”

陶冠雄猛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酒兄’，令师是那位世外高人啊？”

酒兄神秘地摇摇头，故弄玄虚道：“这个嘛……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陶冠雄顿时有点失望了。

“酒兄”把一切看在眼里。

他拍了拍陶冠雄的肩头，道：“陶公子，别急，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陶冠雄“嗯”了一声，突然问道：“‘酒兄’，真是抱歉，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酒兄”笑道：“我的真名叫许亚非，江湖上人都叫我‘酒鬼’，反正都一样的。”

陶冠雄道：“那我以后还是叫你许大哥吧！”

“酒兄”许亚非平生第一次被人称作“许大哥”，心里顿时乐滋滋地应道：“嗯。”

两人相视一下，都“哈哈”大笑起来。

陶冠雄止住笑，问道：“许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地方中毒的呢？”

许亚非诡秘地笑了笑，道：“不瞒你说，自从你一出扬州的陶家，我便一直跟在你的后面了。”

“什么？”陶冠雄不由地重新审视了一番许亚非。

许亚非点点头，道：“自你进了‘醉仙居’喝酒，那伪装成老板的‘修面阎罗’蓝彤，便欲在你的酒中下毒。”

陶冠雄终于想起来了，道“那后来呢？”

许亚非道：“我于是假扮要酒喝，与你坐在一起喝酒，使蓝彤不敢贸然下手。”

陶冠雄听到这里，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下次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说完，他用力捏了捏拳头。

许亚非一肃笑容，道：“你一定会有机会的。”

陶冠雄着急地问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呢？”

许亚非想了想，道：“只要师父同意，你随时可以下山的。”

陶冠雄连忙站起身，急忙道：“那我们去见你师父吧！”

许亚非笑着道：“不行，这一会儿，师父正在后山谷中练功哩！”

陶冠雄道：“那要等上多久时间啊？”

许亚非道：“大概二、三个时辰吧！”

陶冠雄闻言，没有吭声。

许亚非道：“陶公子，师父交待一定要见你。”

陶冠雄忙道：“我一定当面谢谢你师父和你的救命之恩。”

许亚非道：“你可知道金锬并没有死？”

“什么？”陶冠雄大吃一惊，道：“这怎么可能呢？”

许亚非肯定地点了点头。

陶冠雄疑惑道：“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看着他死的。”

许亚非道：“那个死去的金锬，只不过是替身，真正的金锬却没有露面。”

陶冠雄道：“等我下山后，再去那个山庄找金锬，一定要报这个仇。”

“不用去找啦！”许亚非摇摇头，接着道：“那个庄院本不是‘天狼教’的分坛，而是一座荒院。”

陶冠雄紧咬嘴唇，坚毅地道：“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到‘天狼教’。”

许亚非道：“你一定能成功的。”

陶冠雄伸出双手和许亚非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充满真挚的目光深深融合在一起。

陶冠雄猛然问道：“许大哥，自从我离开扬州以后，千姑娘她们怎么样了？”

许亚非笑道：“那千姑娘现在和胡姑娘亲似姊妹，好得简直分不开了。”

陶冠雄闻言，舒了一口气道：“我内心实在有点对不住我父亲和胡姑娘呢！”

许亚非道：“那胡姑娘见你离开扬州急得不得了，大概已经和千姑娘出来找你了。”

陶冠雄道：“那冷豪冷大哥呢？”

许亚非道：“那冷豪原本和胡姑娘一道出来找你的，不想家中突然来了急信，说家中有急事，他便先回老家去了。”

陶冠雄有点惋惜地道：“这一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冷大哥呢？”

这时，后山谷“当、当、当”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

许亚非道：“师父练功已毕，正招呼我们呢！”

说罢，他和陶冠雄一同向后山走去。

陶冠雄走出屋子，回头一看，原来方才自己住的竟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石屋。

陶冠雄紧随许亚非的身后，朝前走去。

只见一条弯弯的山路，直通向后山。

山道的两旁，参天巨树，遮阳蔽日。

路边开满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空气中荡漾着阵阵的清香。

陶冠雄不禁好奇地问道：“许大哥，怎么见不到一个人呢？”

许亚非道：“他们都在练功呢！”

陶冠雄道：“平时在江湖上，怎么也见不到一个‘金刚岛’的弟子呢！”

许亚非一敛笑容道：“本门的弟子，平时没有师父的命令，绝不敢踏入江湖半步。”

陶冠雄“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啊！”

两人一路交谈地走着。

不一会儿，两人就来到了后山谷。

只见后山谷中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屋。

大石屋外，有两个青衣童子迎候在门前。

许亚非和陶冠雄来到门前。

一名青衣童子道：“陶公子，师父有请。”

陶冠雄点了点头，随着许亚非走进了屋内。

屋内，香烟缭绕，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沁人的幽香。

陶冠雄抬头向上望去，只见不远处的石头莲座上，正盘腿打坐着一位老者。

只见这位老者身穿青衫，身材瘦小，额下九髻长髯，一双眼睛精光迸射，甚是逼人。

陶冠雄一见此老者，连忙上前施礼，道：“丁老前辈，晚辈有礼了。”

原来，此老者正是“南海一欧”丁火。

丁火摆摆手，笑道：“陶公子，请坐。”

这时，有一名青衣童子搬过来一把椅子，说道：“陶公子，请坐。”

陶冠雄连忙道：“在老人家的面前，岂能有我的座位。”

丁火笑了笑，没有再劝。

他于是关切地问道：“陶公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陶冠雄忙道：“感觉还好，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丁火道：“你中的毒掌，现在已无妨生命了。”

陶冠雄连忙问道：“老前辈，我父亲现在怎么样？”

丁火道：“你父亲陶天鹏自从见过你以后，又惊又喜，整天寝食不安，不断地念叨着你。”

陶冠雄闻言，内心顿时起了一阵不安。

丁火道：“陶公子，你有什么打算呢？”

陶冠雄咬了咬牙，狠狠地道：“那‘天狼教’祸害江湖，屡次追杀我，我一定要与‘天狼教’教主一决高低，然后再回家看望父母大人。”

陶冠雄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是多么想回去看望父母大人啊！

——但，他一想到肩上的重任，顿时又把儿女私情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陶冠雄低着头，只觉心里一热，鼻子一酸。

他默默地在心底不断地呼唤着：“父母大人，等我完成使命，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丁火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停了停，问道：“那你现在可有什么线索吗？”

陶冠雄道：“除了‘鹰坛’坛主‘千面魔怪手’已死外，其他各个分坛我还没有什么线索。”

丁火沉吟片刻，道：“据我所知，‘天狼教’近期内将有一次大的行动。”

“真的？”陶冠雄闻言，顿时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紧问道：“老前辈，‘天狼教’在那里行动？”

丁火缓缓地道：“仙灵谷！”

“仙灵谷！”陶冠雄不禁重复了一遍，随即问道：“老前辈，‘仙灵谷’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丁火道：“不要说你没有听说过，就是常在江湖上走动的老江湖也不太清楚。”

陶冠雄坚定地说道：“那怕‘仙灵谷’在天涯海角，我也

要找到它。”

丁火赞道：“好小子，不愧是陶天鹏的后代，有志气。”

陶冠雄道：“那‘天狼教’到‘仙灵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丁火道：“据说是为了那本《无炁真经》。”

陶冠雄失声惊叫道：“那《无炁真经》不是已在千姑娘的手中了吗？”

丁火道：“这《无炁真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在旧王爷的手中，可是下卷却在一位异人的手里。”

“哦！”陶冠雄闻言，顿时恍然大悟。

丁火继续道：“这位异人就住在‘仙灵谷’中。”

陶冠雄道：“原来这样。看来江湖中又要掀起一场浩劫了。”

这时许亚非插嘴道：“师父，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吗？”

丁火眼睛望着远处，片刻，才摇摇头道：“一场大浩劫是免不了啦！”

陶冠雄急忙道：“老前辈，让我去吧！”

丁火看了看陶冠雄，道：“你初涉江湖，没有什么江湖经验啊！”

陶冠雄坚定地道：“今后我会小心应付的。”

丁火闻言，略微放了放心，又道：“胡玉菁和千姑娘两人在登州，目前的处境有点危险。”

陶冠雄闻言，顿时急道：“老前辈，我马上离岛，前去搭救她们。”

说罢，他就要动身。

丁火摆摆手，道：“陶公子，不要急。”

陶冠雄闻言，只得站住身形。

丁火继续道：“依你目前的功力，大概可排在江湖顶尖高手前十名中。”

丁火顿了顿，继续道：“但，你身上还有余毒未排尽，要想胜，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陶冠雄着急道：“那我该怎么办啊？”

丁火道：“你随我来吧！”

说罢，他走下了莲台，向屋后走去。

陶冠雄连忙跟在丁火的身后，向前走去。

两人朝前走了二十丈，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一块方圆约三十丈的平地，就呈现在陶冠雄的眼前。

平地有两只高高的石凳，离地大约在两丈开外。

丁火对陶冠雄道：“你就坐在那石凳上吧！”

说完，他一指西边的石凳。

陶冠雄闻言，一展身形，蹿上了西边的石凳。

只见丁火的身形如飘絮一般，慢慢升腾到了石凳上。

丁火见陶冠雄已坐稳，于是说道：“你试着运气一番。”

陶冠雄闻言，连忙运气于全身。

片刻，陶冠雄面带愁容地凝神未语。

丁火看罢，问道：“陶公子，情况如何？”

陶冠雄回道：“一切尚好，只是，我的大小周天不通，任督两脉不畅。”

丁火又接口问道：“可有什么感觉？”

陶冠雄闻言，道：“‘虎闯穴’感到麻、胀，如虫爬一般。”

丁火微微一笑，道：“这是因你中毒太深，影响了内力。”

陶冠雄听罢，连声问道：“前辈，晚辈也试图用内力打通大小周天，但没有成功。”

话说到这里，他突然叹了一口气，脸上愁云朵朵，低头不语。

丁火见状，说道：“陶公子不必焦急，老夫帮你打通大小周天，推动内气令任督两脉通畅。”

陶冠雄连声道：“多谢老前辈。”

丁火道：“小周天循行线路是在督脉上，任脉下，你可先吸气后吐气。吸气时，脚趾抓地，‘涌泉穴’虚灵，如大树生根。”

陶冠雄调息运气，从“涌泉穴”吸气，沿两腿而至“会阴穴”，然后把气引向“尾闾穴。”

丁火又道：“你通穴时，尽量把腹部贴向后脊椎，再与两手之气化合，冲向‘玉枕穴’、‘百会穴’。”

丁火顿了顿，继续道：“‘玉枕’一关名曰铁壁，较难过此，你必须闭目上视，低头用意，直透踝关，然后再沿两颊而达舌尖，沿任脉下降至‘丹田’、‘涌泉’。”

陶冠雄连忙答道：“晚辈明白了。”

丁火又道：“打通大周天必须先从‘会阴’向丹田吸气，再从丹田把气呼向‘会阴’，使真气上下周流。然后从丹田吸气至‘命门’，再从‘命门’呼气至丹田，使真气前后回旋。”

缓了缓，他又道：“最后，再引气从丹田、会阴至左足‘涌泉穴’，吸气至会阴，呼气至右足‘涌泉’。再把气从‘涌泉’至‘尾闾’、‘命门’，直至‘玉枕’、‘百会’。”

丁火把调节气息的方法都传授以后，道：“陶公子，现在